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程氏經說卷一至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康儀鈞

謄録監生臣鄭泰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七

程氏經說

五經總義類

提要

臣等謹案程氏經說七卷皆伊川程子解經語也原本不著編輯者名氏書錄解題謂之河南經說稱繫辭一書詩二春秋一論語一改定大學一又稱程氏之學易傳為全書餘經具此其門目卷帙與此本皆合則猶宋人

舊笈也其中若詩書解論語說本出一時雜
論非專註之書春秋傳則專著而未成觀崇
寧二年自序可見至繫辭說一卷文獻通考
併于易傳共為十卷宋志則于易傳九卷之
外别著録一卷然程子易傳實無繫辭故吕
祖謙集十四卷之說為繫辭精義以補之此
卷疑或後人掇拾成帙以補其缺也改定大
學兼載明道之本或以兄弟之說互相參考

歟明徐必達編二程全書併詩解二卷為一卷而別增孟子解一卷中庸解一卷共為八卷然經義考引康紹宗之言謂孟子解乃後人纂集遺書外而成非程子手著至中庸解之出呂大臨朱子辨證甚明亦不得竄入程氏經說增此一種故今所錄仍用宋本之舊焉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程氏經説卷一

易説

繫辭

天尊地卑尊卑之位定而乾坤之義明矣高卑既别貴賤之位分矣陽動陰静各有其常則剛柔判矣事有理一本作萬事理也物有形也事則有類形則有羣善惡分而吉凶生矣象見於天形成於地變化之跡見矣陰

陽之交相摩軋八方之氣相推盪雷霆以動之風雨以潤之日月運行寒暑相推而成造化之功得乾者成男得坤者成女乾當始物坤當成物乾坤之道易簡而已乾始物之道易坤成物之能簡平易故人易知簡直故人易從易知則可親就而奉順易從則可取法而成功親合則可以常久成事則可以廣大聖賢德業久大得易簡之道也天下之理易簡而已有理而後有象成位乎其中也

聖人既設卦觀卦之象而繫之以辭明其吉凶之理以剛柔相推而知變化之道吉凶之生由失得也悔吝者可憂虞也進退消長所以成變化也剛柔相易而成晝夜觀晝夜則知剛柔之道矣三極上中下也極中也皆其時中也三才以物言也三極以位言也六爻之動以位爲義乃其序也得其序則安矣辭所以明義翫其辭義則知其可樂也觀象翫辭而能通其意觀變翫占而能順其時動不違於天矣

彖言卦之象爻隨時之變因失得而有吉凶能如是則得無咎位有貴賤之分卦兼小大之義吉凶之道於辭可見以悔吝為防則存意於微小震懼而得無咎者以能悔也卦有小大於時之中有小大也有小大則辭之險易殊矣辭各隨其事也

聖人作易以準則天地之道易之義天地之道也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彌徧也綸理也在事為倫治絲為綸彌綸徧理也徧理天地之道而復仰觀天文俯察地

理驗之著見之跡故能知幽明之故在理為幽成象為明知幽明之故知理與物之所以然也原究其始要考其終則可以見死生之理聚為精氣散為游魂聚則為物散則為變觀聚散則見鬼神之情狀萬物始終聚散而已鬼神造化之功也以幽明之故死生之理鬼神之情狀觀之則可以見天地之道易之義與天地之道相似故無差違相似謂同也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義之所包知也其義周盡萬

物之理其道足以濟天下故無過差旁行而不流旁通遠及而不流失正理順乎理樂天也安其分知命也順理安分故無所憂安土安所止也敦乎仁存乎同也是以能愛範圍俗語謂之模量模量天地之運化而不過差委曲成就萬物之理而無遺失通晝夜闔闢屈伸之道而知其所以然如此則得天地之妙用知道德之本源所以見至神之妙無有方所而易之準道無有形體道者一陰一陽也動靜無端陰陽

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動静相因而成變化順繼此道則為善也成之在人則謂之性也在衆人則不能識隨其所知故仁者謂之仁知者謂之知百姓則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人鮮克知也運行之跡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無方變化無跡藏諸用也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有心也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天地聖人之盛德大業可謂至矣富有溥博也日新無窮也生生相續變易而

不窮也乾始物而有象坤成物而體備法象著矣推數可以知來物通變不窮事之理也天下之有不離乎陰陽惟神也莫知其鄉不測其為剛柔動靜也易道廣大推遠則無窮近言則安靜而正天地之間萬物之理無有不同乾靜也專動也直專專一直直易惟其專直故其生物之功大坤靜翕動闢坤體動則開應乾開闔而廣生萬物廣大天地之功也變通四時之運也一陰一陽日月之行也乾坤易簡之

功乃至善之德也

易之道其至矣乎聖人以易之道崇大其徳業也知則崇高禮則卑下高卑順理合天地之道也高卑之位設則易在其中矣斯理也成之在人則為性誠之者性也人心存乎此理之所存乃道義之門也

聖人見天下深遠之事賾深遠也而比擬其形容體象其事類故謂之象天下之動無窮也必觀其會通會通綱要也乃以行其典禮典禮法度也物之則也繫之

辭以斷其吉凶者爻也言天下之深遠難知也而理之所有不可厭也言天下之動無窮也而物有其方不可紊也擬度而設其辭商議以察其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變化爻之時義擬議議而言之也舉鳴鶴在陰以下七爻擬議而言者也餘爻皆然也

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數行鬼神者數也數氣之用也大衍之數五十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則為五十五十數之成也成則不動故損一以

為用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變化言功鬼神言用

顯明於道而見其功用之神故可與應對萬變可贊祐於神道矣謂合德也人惟順理以成功乃贊天地之化育也

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也與上文相連不合在下

言所以述理以言者尚其辭謂於言求理者則存意於辭也以動者尚其變化則變也順變而動乃合道

也制器作事當體乎象卜筮吉凶當考其占受命如響遂知來物非神乎曰感而通求而得精之至也

自天一至地十合在天數五地數五上簡編失其次也天一生數地六成數才有上五者便有下五者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萬物變化鬼神之用也

或曰乾坤易之門其義難知餘卦則易知也曰乾坤天地也萬物烏有出天地之外者乎知道者統之有宗則然也而在卦觀之乾坤之道簡易故其辭平直餘

卦隨時應變取舍無常尤為難知也知乾坤之道者
以為易則可也

程氏經說卷一

程氏經說卷二

書解

孔序伏羲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又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以二典之言簡邃如此其上可知所謂大道雖性與天道之說固聖人所不可得而去也如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之要

語非後代之繁衍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不去也使誠有所謂羲農之書乃後世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所謂神農之言及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或疑陰符之類是甚非也此出戰國權變之術竊窺機要以為變詐之用豈上古至淳之道邪又五典既皆常道去其三何也蓋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為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之職以志其事自堯始其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前

世說易之書也易本八卦故以八名夫子贊易道以黜去是書所謂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舊書之過可見也芟夷繁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人或疑前代之書聖人必無所刪改此亦不然若上古聖人之世史官固當其人其辭必盡善若後世之史未必盡當其辭未必盡善設如其書足以垂範不可去之而其或有害義聖人不得不有芟除更易也其不可更易者其事耳未必須曾刪改但

辭苟有害有可删改之理耳或疑血流漂杵之辭何不改此乃非害義理之辭也堯典為虞書蓋虞史所脩舜典已下皆當為夏書故左氏傳引大禹臯陶謨益稷等皆謂之夏書也若以其虞時事當為虞書則堯典當為唐書也大抵皆是後世史所脩典典則也上古時淳朴因時為治未立法度典制至堯而始著治迹立政有綱制事有法故其治可紀所以有書而稱典也揚子曰法始乎伏羲成乎堯蓋伏羲始畫卦

造書契開其端矣至堯而與世立則著其典常成其治道故云成也書序夫子所為逐篇序其作之之意也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昔在文連下文光宅天下已下若與上文相連則文勢當云在昔也聽廣曰聰視遠曰明堯之神智所知所照洞徹無不流通故謂之聰明文文章也謂倫理

明順成文也思謀慮意思也謂其含蓄言堯之神智聰明而其動作施為有條理文章其發謀措事意思深遠以此聰明文思臨治天下故其道光顯故云光宅光顯居天下也既老而將遜避帝位因禪讓於虞舜故史官作此堯典之書以載其事此夫子之序舉一篇所紀之大要也

堯典此題書之目也曰若稽古帝堯

史氏追紀前世之事若考古之帝堯其事云放勲以

下是也堯典字為題下加曰者謂堯典之辭曰也若發語辭如書中王若曰之類也古史之體如此下若稽古帝舜大禹臯陶皆謂考古之某人其事如此也曰放勲功迹之著也放依也上古淳朴隨事為治未立法度至堯始明治道因事立法著為典常其施政制事皆依循法則著見功迹可為典常也不惟聖人隨事之宜亦憂患後世而有作也放勲上更加曰字者稽古之帝堯其事曰如此也古史之體發論之辭也

前儒見云放勲遂以為堯之名因而又以重華文命為舜禹之名若以其文同則亦當以允迪為臯陶之名而獨不謂之名者故或稱堯或稱放勲互稱之如孟子曰堯事而傳録誤作放勲亦如傳記中言仲尼或作夫子或作孔子之類但舉其人耳誤不足怪也

欽明文思安安以此四德行放勲之事欽敬慎明聰明文文章思謀慮有此四者故其所為能得義理之至當上安其所處也下安得其理也謂其所為放勲之

事皆安於義理之安王介甫云理之所可安者聖人安而行之

序言堯德故云聰明文思此言其立事故云欽明文思施各有所宜也立事則欽慎為大舉德則聰明為先各因其宜單言明則包聰

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既言其有欽明文思之德故所以能立事成勲安於義理之安又言其允恭克讓所以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允當也前儒訓信然乃當也其實一義恭謂欽慎克能也禹曰朕德罔

克是也讓謂謙讓不有其功之謂也言堯其所為至
當而能欽慎其才至能而不自有其能夫常人之情
自處既當則無所顧慮有能則自居其功惟聖人至
公無我故雖功高天下而不自有無所累於心蓋一
介存於心乃私心也則有矜滿之氣矣故舜稱禹功
能天下莫與爭而不矜伐乃聖人之心也故堯舜允
而恭克而讓夫雖允雖克足以立事成功而已未足
以光被四表而格上下也必事當於彼而欽慎於此

能高於已而讓弗自有此天下所以感悅信服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聖人與常人異人知允當不可矜也則為恭巽知能之不可眩也則是謙讓必悅而誠服也然作為於中而假之於外欲常其德且難矣況足以感人乎孟子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聖人之公心如天地之造化生養萬物而孰尸其功故應物而允於彼復何存於此也故不害欽愼之神能亦由乎理而已故無居有之私天下見其

至當而恭能髙而讓所以中心悅而誠服也葢一出於公誠而已惟其志至誠故能光顯及於四遠先儒訓光作克光輝照耀乃克塞也其實一義天下咸服其德則是其德克塞至於天地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明於變時雍前言堯之德此言堯之治其事有次序始於明俊德俊德俊賢之德也堯能辨明而擇任之也帝王之道也以擇任賢俊為本得人而

後與之同治天下天下之治由身及家而治故始於以睦九族也

注云或疑親睦九族豈待任俊德乎蓋言得賢俊而為治治之始自睦九族為先故以次序言之也以王者親睦九族之道豈不賴賢俊之謀乎

九族既已親睦以至於平治章明百姓庶民也前云明俊德既明而用之則任之之道包在其中矣故便及庶民王國百姓既已昭明倫理而順治矣則至於四

方萬國皆協同和從天下黎庶於是變惡從善化成善俗而時雍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前言堯之治始於明俊德而後由睦九族以至和萬邦變時雍此復言其立政綱紀分正百官之職以成庶績而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明歷象欽若時令以授人也天下萬事無不本於此故最先詳載其事聖人治天下之道惟此二端而已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

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作典者述堯之治盡於此矣自堯曰疇咨已下皆紀其事以明堯之聖耳

自上古之時固已迎日推策矣堯復考星以正四時其法明而易準乃命羲和使敬順天時厯以象日月星辰之行次疏云廼中之星日月所會之辰定四時節候以班隨時之政授人時也又分命羲和二氏仲叔

各主一時分命羲仲居東方之官主春時之政嵎夷東方之名東方陽之所生出歲所起也故云暘谷主敬導出日之政猶春氣之生舉歲首之事平均次序東作耕播之事又察晝夜之中鳥宿之見以正仲春之候使無差天時當是時民析散處田野耕作鳥獸則交接孕育上方察正其時舉其時政又言民物皆隨天時而然也

羲氏主二時又重命羲叔居南方之官主夏時之政教

孔云訛化也釋文言平序南方化育之事凡順夏時所施政教也厥民因謂春時播種在田民因就居於野收斂而後耕播也

寅餞納日西曰入之方秋收成之時敬隨時變終歲之事夷平也秋稼將熟歲功將畢民獲卒歲之食心力平夷安舒也毨澤好也

北方曰朔方者朔初也陽生於子謂陽初始生之方也幽都幽陰之處也上云朔方止言北方也故須復云

曰幽都居北方之官主順隆陰之候布冬時之政也平均也在察也平察終卒而反始所當更易之事也冬一歲之事既終則平察改歲當更之事也既成今歲之終又慮來歲之始如彼北方終其陰而復始其陽故云朔易或以為朔初也平在其來歲初始變易之事耳如此則不能包見其冬今歲之初也或又以為來歲更易之事自是春官所職此亦不然古者功作之事皆於冬月閒隙之際如脩完室廬墻垣之類

非今歲之用皆為來歲計耳皆是一歲之事既終則復慮其始也若畜種實脩耒耜備器用不可俟來春農事既興而春官遽為之也

咨釋詁云嗟也告與語之辭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法至堯而精密詳具故舉其法以勑羲和使職之古之時分職主察天運以正四時遂居其方之官主其時之政在堯謂之四岳於周乃卿之任統天下之治者也後世學其法者不知其道

故以星歷為工技之事而與政分矣

允釐百工庶績咸熈自乃命羲和以下言堯設官分職立正綱紀以成天下之務首舉其大者是察天道正四時順時行政使人遂其生養之道此大本也萬事無不本於此天下之事無不順天時法陰陽者律度量衡皆出於此故首舉而詳載之其他庶事無不備言故統云允釐百工言百工之職各分命之也各授其任使行其治是信使治也允釐信治也百工各信

治其職故庶工皆和史載堯治天下之治盡於此矣

庶績咸熈治之成也自放勲至格于上下堯之德也

自克明俊德至於變時雍堯治天下之道也自乃命

羲和至庶績咸熈堯立治之法也自帝曰疇咨已下

至篇終堯之聖明能知人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咨嗟告與語之發辭問誰乎能順

於是者將登庸之順是謂順我之治也辭不與前相

連此堯老將遜帝位博求賢聖之意故放齊對以胤

子朱啓明朱本不害故云明發而明通矣又訪問誰能若順我事此又别一時求人之事也方鳩僝功言方集其功静言庸違王介甫云静則能言用則違其言象恭滔天言其外貎恭而中心懐藏姦偽滔天莫測○蕩蕩乎平漫之狀懐山襄陵故蕩蕩然也

吁疑歎之辭方不順也命正理也謂其不循順正理而毁圮族類傾陷忌克之人也汝能庸命遜朕位汝能用命由正理也其順行帝位之事

明明揚側陋使顯揚側陋之賢

四岳堯之輔臣固賢者也堯將禪帝位固宜先四岳不能當復使之明揚在下之可當者宜其得聖人也後世多疑以為岳可授則盍授之不可授則何命之也夫將以天下之公器授人堯其宜獨為之乎故先命之大臣百官以至天下有聖過於已者必見推矣遞相推讓卒當得最賢者矣事之次序理自當然

瞽子父頑岳曰所謂瞽叟之子也其父頑母嚚象傲烝

進也釋詁云烝烝勉益漸進之義其愚惡難化故漸益進之使治不至於姦凶之罪自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已下載帝堯求人之事所以明其聖能知人也觀愛之至莫如朱知其惡而弗授共工之能言象恭鯀之才智天下之大姦佞也能隱其惡而任其職舉朝之賢如四岳且弗能辨而稱其才況百官諸侯下民乎是舉世莫不賢之也堯獨聞舉而吁旣而共工卒以惡誅鯀績弗成舜居微陋其德始升聞師舉則俞

其言遂授之位非大聖獨見其能然乎其曰我其試哉將試觀其聖德暴之天下也故女之以二女命之尊位使之慎徽五典時敘百揆固非未能信而試之也或曰共工鯀之徒堯既知其惡矣何不去也曰彼所謂大姦者知惡之不可行也則能隱其惡立堯之朝以助堯之治何因而去之也及將舉而進之則堯知其不可蓋用過其分則其惡必見如王莽司馬懿若使終身居卿大夫之位必不起簒逆之謀而終身

為才能之臣矣鯀居堯朝雖藏方命圮族之心飾善以取容故舉朝莫知其惡是其惡未嘗行也及居治水之任則其惡自顯矣蓋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舍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所能乎故其惡顯而舜得以誅之矣共工驩兜之徒皆凶惡之人也及舜登庸之始側陋之人顧居其上又將使之臣之此凶亂之人所以不能堪也故其惡顯而舜得以誅之如管蔡在武王之

世何由作亂當成王少周公攝政乘其事會有以發其凶慝之心也或曰堯知鯀不可大任何為使之曰舜禹未顯舜登庸時始三十矣禹幼可知當時之人才智無有出其右者是以四岳舉之也雖九年而功不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叙故其自任益强咈戾圮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以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故誅之當其大臣舉之天下賢之又其才力實過於人堯安得不任也若其時

朝廷大臣才智有過鯀者則堯亦不任之矣

舜典

舜典夏時所作篇末載舜死夏時所作可知故史為追紀之辭與堯典同

虞舜側微側陋微賤重華協于帝盛德光華與堯相襲協宜于帝位言以聖繼聖宜於天下也故云重華協于帝

此句總言舜事曰若考古之帝舜重華協于帝自濬哲文明已下重叙其德也如堯典統言欽明文思安

安已復云允恭克讓以下事重叙其德也

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八事濬淵弘哲睿智文文章明聰明温粹和恭恭敬允信塞去聲塞克實八者以形容其聖德凡稱聖人取其德美之焕發者而稱之繫其人所取不必同也如稱堯則曰欽明文思安安稱仲尼則曰温良恭儉讓要之皆聖人之德美稱之足以見其聖人耳譬夫言玉之美者或美其色之温潤或稱其聲之清越或取其堅貞或美其精粹要之舉一則

足以知其實矣隨人之所稱足以見其美則可也

玄德聲聞玄幽遠之稱_{穹玄是也}舜潛德幽遠之中又其德深遠故云玄德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堯既命之以位而舜敬美其五常之教五典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也五者人倫也言長幼則兄弟尊卑備矣言朋友則鄉黨賓客備矣　孔氏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烏能盡人倫哉夫婦人倫之本夫婦正

而後父子親而遺之可乎孟子云堯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五者人倫大典豈舜有以易之乎五典克從則左氏所謂無違教也

納于百揆謂進寘之於揆度百事之任而其所揆皆時叙也(揆處也 順成也)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賓禮接也門內外之限也京師為內則四方皆外也中國為內則夷狄為外也穆穆和正之貌舜禮待四方而諸侯協和四夷懐來皆從其

綏化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進置之大麓之任謂總領庶政也麓山阜草木百物所聚也訓猶聚也故孔氏云錄也錄亦總聚之義前云納于百揆又云納于大麓何也曰百揆揆度百事謀議之任也大麓總錄庶政統領百職事之任也非是歷遷數職也各舉其事言耳云使之敬美五典則克從使之揆事則時叙使之賓懷四方則穆穆使之總庶政則陰陽和或曰序云歷試諸

難安知非居數職也曰謂歷試如上諸難事耳非歷居數官也堯得舜則置之上位自五典而下皆非一司之事也大麓者總錄庶政之稱故極其全功而言不可止舉一事也

庶績咸熙黎民雍和陰陽順序風雨時若無烈風雷雨之愆錯逆亂也或曰不止言風雨弗迷而云烈風何也既曰烈風矣又曰弗迷辭似不順曰謂無烈風雷雨之迷錯也風無時之物故必言烈乃見迷若雷雨

必順時若當暘而降冬發夏不震則不必迅暴然後為迷所以獨風言烈也
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詢謀汝所行之事以考汝之前言皆可致功實也聞其言則堯知其聖矣見於事至於三年而後天下知其聖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察也既受終則察七政之度不愆忒否以覿天意蓋聖人欽若昊天之道也天意既順於是遂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告其受

命攝治也六宗三昭三穆也先已受終文祖矣故止禋六廟也堯之六廟或曰舜既受終始占天意何也如七政有愆則如之何曰未受終則天意何緣而有順逆理必受而後有察也如其有變則天時不順遜避而已何疑焉人苟誠焉則感於天地通於神明豈有二聖授受之際而有天意不順者乎注云或以為既受終則欽若昊天乃所當先故考齊七政非謂察己之意合天否也此則不然自堯之欽若命官乃舜

納於大麓其見之政久矣既受命而君固宜察天意也

肆類于上帝肆遂也猶後之屬文者言於是也

自上日受終而類上帝禋六宗至徧羣神輯斂五瑞徵五等諸侯也至月終則四方諸侯至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曰日見之不如他朝會之同期於一日也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禮意也既見則頒還其瑞玉自歲二月已下言廵狩之事非是當年二月

便往亦非一歲之中徧歷五岳也所至協正時日同其度量正五等諸侯之秩序制度之等差是脩五禮也五等之制古有之矣防其亂故廵狩所至必脩明也正其五等制度并其君臣所執珪幣皆使合理也如五器卒乃復者諸侯尊而贄重故已覲則復還其玉餘則否所以禮答列辟也五器即五瑞以其物言則玉以其寶言則瑞以成形言則器

歸格於藝祖用特歸格告至於祖廟也此記禮也止言

祖廟舉尊耳實皆告也如告朔太廟亦不止告祖也四時之祭則各有牲如告朔告至之類非祭也共用一牲而已故云用特若受終而禋則是祭也雖古禮不可詳知恐薦新之類亦止就廟耳惟時祭設主則各就其室非祭不必設主也

每五載一巡狩則一方之諸侯朝于岳下故云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巡狩非能徧至諸國也至方岳則覲見一方之君使各進陳其為治之說其

言之善者則從之而明考其功有其功則賜車服以

旌其功也

注曰民功曰庸其言善則考而褒之其言不善則固

有以告飭之矣

肇十有二州上古九州治水之後禹別正其九州之封

界舜始分為十二州在洪水既平之後此歷敘舜事

故肇十二州在四罪之前言殛鯀在說用刑之中非

是先分十二州而後殛鯀也禹貢云別九州者洪水

治平而定九州之域在後始分十二州

封十有二山孔傳云封大也必非以人力增大其山使大也蓋表其山為一州之鎮耳

象以典刑象罪之輕重立為常刑鞭作官刑治官之刑也小過不用正刑扑作教刑凡教皆用不必指在學校流宥五刑情之有宜矜貸則流於遠以寛宥其刑五刑分其遠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眚過也謂過失入于罪者災害也謂非人所致而至者肆緩也今語

有縱肆寛緩之義赦除釋之也眚者肆之災者赦之也雖罪非固犯失由於人故必致法矜其情而緩之耳災非由人宜加恤也故直赦之怙恃其惡與終固其非者凶惡之民也故殘害之以刑使不得為人害也是賊刑也上云皆舜之制刑立法如此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史官既載舜制刑之法而重明舜意云舜之於刑欽哉欽哉惟刑之為憂恤哉言其敬慎哀矜之至也

注云說者皆以為舜語非也

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史官載述舜之制刑因叙其所用刑也四罪蓋肇十有二州之前大抵流放統謂之流故曰流宥五刑而於流之中有輕重之稱流者去遠之也如水流去放者屏斥之竄者投置之以罪之輕重地之善惡遠邇為差殛則誅死之也四者自輕及重而言殛鯀必於羽山者非時適在彼則惡之

彰著或敗功害事於彼耳

百姓如喪考妣百姓庶民也言庶民則君子可知矣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三年喪畢而朝廷公卿天下諸侯皆請舜正位故復至文祖之廟以告見焉孟子云其避丹朱之事蓋喪畢而不自有之畏避也朝廷諸侯請之是天下從之也推其事而言耳故史官不載其事或曰舜往避於南河之南迹之顯者書不云何也曰書之紀事不如後史之繁悉也若五載一巡狩

則舜之在位其所往多矣皆不記也

改正武成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惟爾有神尚克

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

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乃反商政政由舊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程氏經說卷二

程氏經說卷三

詩解 世傳胡氏本辭多不同疑後人刪潤今悉從舊本也

周南 關雎

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虞之君臣迭相賡和始見於書夏商之世雖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世益

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刺美至夫子之
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皆止於禮義可以
垂世立教故曰興於詩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
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古之人幼而聞歌
誦之聲長而識刺美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
師宿儒尚不知詩義後學豈能興起也世之能誦三百
篇者多矣果能達政專對乎是後之人未嘗知詩也夫
子慮後世之不知詩也故序關雎以示之學詩而不求

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天下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如小雅鹿鳴而下各於其事而用之也為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由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之成至如（一作於）麟趾騶虞乃其應也天下之治由茲而始天下之俗由此而成風之正也自衛而下

王道衰禮義廢今正風者無幾矣其刺上至指訐其惡豈復有譎諫之義也蓋發於人情怨憤聖人取其歸止於禮義而已惟雅亦然所美者正也所刺者變也規誨者漸失而未至於刺也為詩之義有六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風以動之上之化下下之風上凡所刺美皆是也賦者詠述其事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是也比者以物相比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是也興者興起其義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

我懷人寘彼周行是也雅者陳其正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是也頌者稱美其事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是也學詩而不分六義豈知詩之體也詩之别有四曰風曰小雅曰大雅曰頌言一國之事謂之風言天下之事謂之雅事有大小雅亦分焉稱美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有是四端所謂四始也詩不出此四者故曰詩之至也得失之迹刺美之義則國史明之矣史氏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

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南化自周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國君而下正家之道先王之所以教天下也故繫之召南化自召而南也今本南字皆誤作公召伯爲諸侯長故諸侯之風主之於召南二南者正家之道王化之所由興也故關雎之義樂得淑女以爲后妃配君子也其所憂思在於進賢淑非說於色也哀窈窕思之切也切於思賢才而不在於淫色無傷善之心也是則

關雎之義也

漢廣

漢廣言漢之廣大猶云江永也本言文王之道南被江漢之域因取漢水為興水之為限不可踰也以興禮義之為閑不可犯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家齊俗厚婦人知守禮義既以禮義為防則非僻之思自絶雖有以非禮求之者亦不可得而犯也不可得而犯則不思犯矣夫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跋倚喬木不可攀

及也故人絶欲休之思與女有高潔之行非禮者自無求之之思也重稱漢水之廣不可思游泳以濟江之長永不可思方而渡也江大於漢雖方尚不可濟難於泳矣與以禮自閑不可侵凌也女之游者謂曠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閨門之内姆傅之側也錯薪翹翹然必擇其端直者刈之如是之女豈所不顧得哉之子者若得之以歸則言秣其馬矣情切之意惟其禮法之限不可得也不止無非禮之私思又知其端直

之美而願慕之也

汝墳

關雎之化行則天下之家齊俗厚婦人皆由禮義王道成矣古之人有是道使天下蒙是化者文王是也故以文王之詩附於周南之末又周家風天下正身齊家之道貽謀自於文王故其功皆推本而歸焉漢廣婦人之能安於禮義也汝墳則又能勉其君子以正也君子從役於外婦人為樵薪之事思念君子之勤

勞如久饑也調作輖重也二章自勉之意伐肄見踰年矣言將見君子不遠棄我也三章勉君子以正言其勤勞猶魴魚之赬尾葢王室暴政如焚焰雖則如是文王之德如父母望之甚邇被文王之德化忘其勞苦也

麟之趾

關雎而下齊家之道備矣故以麟趾言其應關雎之化行則其應如此天下無犯非禮也自衰世公子已下

序之誤也以詩有公子字故誤耳麟趾之時麟趾不成辭言之時謬矣關雎始於衽席及於子孫至於宗族以被天下故自近而言之麟取其仁厚趾角定皆於麟取之皆有仁厚之象也趾不踐生草定之狀必有異常物角端有肉公子之仁厚如是也既言之又嘆美之曰吁嗟麟兮

召南　江有汜

此亦文王時詩因附於此其嫡不使備嬪妾之數以待

君也汜水之分渚水之歧沱水之別歸謂從君子也美人君當使妾媵均承其澤故以歸言非謂是嫁來之歸也汜分之小洲渚之歧則大矣沱之為言別也幾相類矣言水之分流興夫人之不專君子前二章止言嫡不由是道其後自悔卒章則言不過我而無怨嘯歌順命蓋言其所以致嫡之自悔也處得其所處也過及也笑喜樂而已歌之發於中也

谷風 邶

習習和風陰陽交和則感陰而成雨其感也陰其成也雨夫婦之道同黽勉和同不宜有怨怒也葢和則夫婦之道成而家室正如陰陽和而成雨采葑菲者以其有下體也無以以也夫婦之道貴其有終德音好音也當期好音無違至於偕老承上章意我行道而遲遲者中心念其有違乎此也不遠伊邇謂此道不遠而邇何莫置我當其分乎送置也畿分也所以疆畿者所畫之界分耳荼至苦也乃以為甘新昏非禮之至也反

好之如弟涇濁而渭清今涇反以渭為濁湜湜清貌
視於淺處則見清彼以為濁而其沚自湜湜以言其
感而不得其正也愛其新昏而反不以我為屑也梁
笱喻己所治家事惜為其毀敗梁所以壅蔽使毋撤
而逝之笱所以捕魚使毋發而去之我身之所為且
不能省閱暇惜我既去之後乎就其深矣已下陳其
躬所為治家勤勞之事隨事盡其心力而為之深則
方舟淺則泳游不可計其有與亡也强勉求為之耳

不特如是治其家而已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我所為者如是不能心知念我而反以我為讎惡惰心所畜也惟其心既阻絶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是而不見取如貫之不售凡人所以憎而不知其善由心阻絶其善也昔惟恐養生之道窮困及爾至於顛覆今既遂其生既饒息矣乃比我於毒所以蓄藏美物者以禦冬為卒歲之備也今乃止以我禦窮困之時終乃見棄肆習也貽我以武暴憤怨習而為常

矣既息也不念昔之安息於我室家心所歸息也

簡兮

賢才之人可以為王臣而簡擇取之方將使之為萬舞日之方中明朗之時又在前列而處上見之宜可辨而不能知之也碩德之人俁俁然心廣體胖在公庭為萬舞也次章又言其才藝之美有力如虎才武也執轡如組藝也言其藝如此非在公庭見之也左執籥而右秉翟言其能之備羽籥二事皆能之也其顔

色如渥丹然必言其顏色之克美者以其在前易見其才藝容色如是而公錫之以爵而已勞賤者之道也榛之在山苓之在隰乃其宜也賢者宜在王朝也云誰之思思彼王國之賢者言彼美德之人為王朝之臣乃得其所也言之所以嘆此之不得其所也或云美人蓋謂衛之賢者文意不然

北風

序云並為威虐謂君臣上下皆然四時之風春而自東

則生物也夏而自南則養物也秋而自西則成物也

冬而自北則殺物也以北風之殺害於物故以興虐

政詩序謂百姓不親相携持而去乃述當時之事然

考詩之辭乃君子見幾而作相招無及於禍患者也

風既涼冷必將至於雨雪既尚威虐必將殘暴於人

也以恩惠相好則携持而去耳虛寛貌邪緩也雍容

之狀亟急也只且辭也言尚可寛容虛徐乎既急也

哉涼氣喈聲雱霏皆雨散之狀行去也歸擇所安而

往也同車亦偕行耳但卒章辭意益迫切同車已有駕之意莫赤者匪狐乎莫黑者匪烏乎以其色則知其物矣豈難辨哉觀其為政之道則知暴虐禍難將及於人矣君子全身逺害惟恐去之不速故其辭迫切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是也

君子偕老 鄘

其德之深厚如山如河乃稱象德之服服章之設象其德位之宜德尊位隆乃稱盛服今子之不淑奈何一

章言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如是而奈何反不稱次章又言服章容貌之美與德相稱則可尊仰故云胡然而仰之如天乎胡然而尊之為君乎帝君也帝言以其有德也三章重陳衣服德容之美誠如此之人乃是邦人之媛也媛美德之女

定之方中

美建國之得其時制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言相土地之初屬文之勢然也今文首言其事然後原其初者

多矣既度其可然後卜以決之卜洛亦然古人之為皆是也人謀臧則龜筮從矣卒章序其勤勞以致殷富塞當也淵深也當其深所以成其富盛

蝃蝀

言奔則女就男衛國化文王之道淫奔人知恥而惡絶之詩人道是意以風止其事蝃蝀陰陽氣之交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於陽也猶易之自我西郊夫陽唱陰和男行女隨乃理之正

今陰來交陽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今世俗不以手指者因詩之言女子之義從於人也必待父母之命兄弟之議媒妁之言男先下之然後從焉不由是而奔就於男者猶蝃蝀之東故以興焉人所醜而不敢指視也奈何女子之行而違背父母兄弟乎違謂違背不由其命而奔也朝隮升於西者乃陽方之氣來交於陰則理之順故和而為雨崇朝不日之義奈何女子反遠其父母兄弟乎如是之人無他也懷男女

之欲耳婚姻男女之交也人雖有欲當有信而知義故言其大無信不知命為可惡也苟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女子以不自失為信所謂貞信之教違背其父母可謂無信矣命正理也以道制欲則順命言此所以風也

相鼠

相鼠之為物貪而畏人舉止驚攫無體態故以興人之無禮儀視鼠之有皮革以成其身有牙以完其形具

形體以成物而動作如此猶有人之形質而無禮儀容止不若死也

干旄

卿大夫公子多好善者賢者受其禮意之厚當以善道告之詩推其意知樂告也干旄注旄干首九旗皆然九旗之物所建各不同若王建太常諸侯建旗而來就浚之郊禮下賢者素絲束帛也謂以束帛乘馬行禮於賢者彼姝美之人謂有美德者受其禮意如是

當何以畀之知其必告以善道也紕䟽布之狀組錯密之狀祝凝為篤厚積之意焉四至於五六馬帛之益多見其禮之益加也始畀之畀與也謂答之中予之謂交親之終告之謂忠告之待之益至報之益厚是為樂告也郊野外都邑城國中好賢益篤則賢者益至不好賢則士亦遠遯也

淇澳 衛

淇澳之地潤澤膏沃而生綠竹竹生物之美者興武公

之美內充而文章威儀著於外也有斐斐然文章貌君子有文章由其在學以自修如切如磋言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以象治玉譬人之治學修身瑟兮僴兮恂謹莊栗貌赫兮喧兮成德顯著於外也故云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言文章君子盛德之至善人不能忘也此首章言德美文章由善學自治而然二章言其威儀之美服飾之盛三章言其成質之美如金錫圭璧然寬兮綽兮寬弘裕也綽開豁也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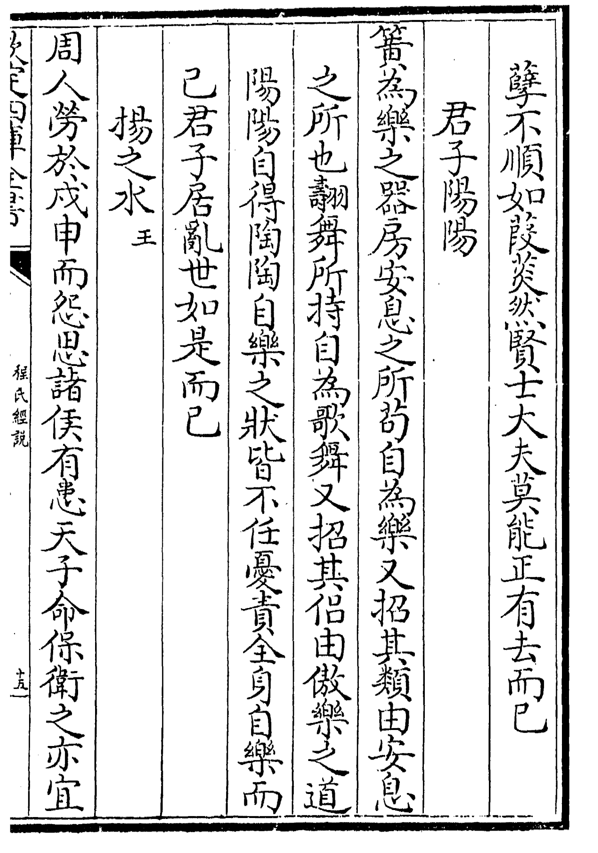
較大車言其多容而任重如大車也善戲謔言其樂易而以禮自飾防節不至於過是不為虐也猗猗言竹之態青青言其色如簀言其盛密比為簀綠竹竹也淇澳所有

考槃

賢者之退窮處澗谷間雖德體寬裕而心在朝廷寤寐不能忘懷深念其不得以善道告君故陳其由也

碩人

碩人大人尊賢之稱賢一作貴頎頎容貌之偉盛言其位尊
服飾之美又陳其家之貴盛德容之如是其來也禮
數之備至近郊而說止復整車服而後入於朝君為
之早退以與夫人燕處見禮之之重河水洋洋北流
活活既盡言夫人之尊位重因以河水興人情故縱
難制所以致嬖妾上僭而薄於夫人洋洋浩蕩活活
流激貌河水如是故施罛不安强大之魚不能制也
君情放縱故禮法不能制葭菼興衆多庶姜衆多孽



孽不順如葭菼然賢士大夫莫能正有去而已

君子陽陽

簧為樂之器房安息之所皆自為樂又招其類由安息之所也翿舞所持自為歌舞又招其侶由傲樂之道陽陽自得陶陶自樂之狀皆不任憂責全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亂世如是而已

揚之水 王

周人勞於戍申而怨思諸侯有患天子命保衛之亦宜

也平王獨私其母家耳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也人怨宜也況天子當使方伯鄰國保助之豈當獨勞畿內之民故周人怨諸侯之人不共戍申也彼其之子謂諸侯之人申甫許皆申之地名揚之水瀾也淺故激力不足以流薪興力不足也楚蒲益輕言力不足愈深

中谷有蓷

蓷谷中所生之物待陰潤而後能生故暵則乾矣興夫

婦樂歲則能相保凶年則至相棄也始章歎其遇艱難次章歎其人之不善歗長吟也悲恨深於歎矣卒章笑其恩義之素薄非由於今也故云何嗟及矣其怨益深也暵其濕矣當作隰矣亦乾也

丘中有麻

丘中究究平宬之處地之美者也麻可衣麥可食宜植丘中興賢者宜在朝則能養於人彼謂不賢者乃留於朝子之賢反窮處而咨嗟故思望其施施而來次

章云彼乃留而子反歸鄉國思望其來食於朝李者徒能甘人之口而不能養人之物丘中反有李乃比不賢之人也佩者外飾玖非真玉彼留之人所貽我者徒文飾而無實貽我及人者

緇衣 鄭

武公父子相繼為王司徒善於其職國人美其為國君而能好善道享服章宫室祿廪之報也緇衣卿衣也宜言其稱敝又改為言久其職適其館授之宫室授

之粲賜之禄廪予謂王朔還吏也今人言還知還解若還皆吏義還予猶予還既授之居復賜之禄也蓆安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享此皆善善之功也

子衿

衿青學者之服青青舉家之辭世亂學校不修學者棄業賢者念之而悲傷故曰悠悠我心縱我不可以反求於汝謂往教强聒也子寧不思其所學而繼其音問遂爾棄絶於善道乎世治則庠序之教行有法以

率之不率教者有至於移屏不齒又禮義廉讓之風所漸陶父兄朋友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强於進學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浮偷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惰為自棄之人雖有賢者欲强之於學亦豈能也故悲傷之而已佩為青組綬挑輕躍逹放恣不事於學則遨遊城闕而已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蓋士之於學不可一日忘廢一日忘之則其

志荒矣放辟邪侈之心勝之矣

東方之日刺

齊國政衰君臣皆失道故風俗敗壞男女淫奔日興君

月興臣日月明照則物無隱蔽姦慝莫容如朝廷明

於上也今君不明故有淫奔之俗詩人以東方之日

刺其當明而昏也日出當明而姝美之人在我室所

以在我室履我即而來也即就也謂行跡履我跡而

來奔也月出亦當明照而姝美之人在我門内所以

在我門内履我發而來奔也發行步履其行步而來奔也由在上之人不明容此姦慝也

東方未明

政亂無節動非其時或早或暮無常度也挈壺氏司漏刻而朝廷興居不時是其職廢也言其不能正時矣非特刺是官也折柳以樊圃狂夫見之且驚瞿知其為限也柳柔脆易折之物折之以為藩籬非堅固也狂夫以知其有限見之則瞿然而驚晝夜之限非不

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之甚樊籬也營

營青蠅止於樊是也

盧令

君荒於田獵故百姓苦之詩人陳古之賢君畋狩以時

百姓見則善而美之

園有桃 魏

觀此詩可見其憂深思遠矣所刺者不能用其民耳不

能用其民則不能治豈復有德教其致侵削可知也

國無政事則亡故詩人憂思之深也桃果之賤者園有桃亦知其實以為殽興國有民雖寡能用則治今不能用其民故心憂之至歌且謡誦詠之為謡不知我者謂我驕慢彼人如是子曰何哉蓋未之知也故言我心之憂人莫知之重言人不知者不思耳其情至深切也棘尤賤物可用以食也行國猶駕言出游所以寫憂罔極不中也

無衣唐

武公始有晉國而能請命天子故詩人美之美其所可

美也六七衣之數或曰繼世之君比受封有降然不

知六七者何物也燠煖亦謂安耳

葛生

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序為誤矣好攻戰則多離闊之

恨葛之生託於物蘞之生依於地興婦人依君子誰

與獨處是兩句 誰與乎獨處而已獨旦獨處至旦也晝

夜之永時思念之情尤切故期於死而同穴乃不相

離也

采苓

首陽山生堅實之物故以興讒誣不實之人山者物之所生故采必於山苓生於山顛苦生於下葑𦿆山陽之平地又各其所也興采言必於誠實之人下因誡於信讒之人造為巧言且無用信之又重誡曰置之置之且無以為然人之造為言者皆讒誣不實何所得乎謂不得實事也

蒹葭 秦

蒹葭蘆葦衆多而強草類之強者民之象也葭待霜而後成猶民待禮而後治故以興焉蒼蒼而成白露為霜矣伊人猶斯人謂人情所在人情譬諸在水之中順而求之則易且近逆而求之則艱且遠淒淒青蒼之間也未晞未凝也猶禮教之未至采采茂盛未已方濃之狀未有禮教也禮教未立則人心不服而俗亂國何以安乎

終南

終南崇高厚大以興君位之尊山之高大必生美材人君尊崇必有令德條梅美材也有令德故宜稱顯服又美其容貌稱人君之位至止在此耳不必自外至也紀稜角堂平寛紀興禮法堂興德度山必有紀堂君必有禮德故宜其服稱其位當脩其身脩其德保其位故曰壽考不忘也

晨風

序言始棄其賢臣詩中又見其不求賢之意鴥飛疾貌以晨風興君子者取其來去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如晨風之疾也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興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故人君未見君子之時當憂心欽欽然念恐已之有未至也人君當如此而如何今乃忘我之多乎此詩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忘我欽欽不懈之意如何如何歎其如是也上章言朝廷有道則賢者歸

之下章言當念下之有賢才也櫟山之所有也而有茂盛而苞也者衆人之中固有秀異者矣隰有六駮亦然六見其盛多也義亦苞聚之類如下之有賢則當求而用之故於未見則憂而靡樂如何反忘我乎棣檖亦然言樹蓋其茂大者乃成樹耳欲欲靡樂如醉淺深之次漸言其至也

無衣

不與民同欲故民疾上之為詩人言為君當與民同欲

也能同袍則雖寒不怨矣若推同袍之恩則民亦同上之欲王于興師謂若以王道興兵則百姓皆脩其戈矛與之同仇矣澤猶今謂汗衫之類

墓門

人情不脩治則邪惡生猶道路不脩治則荆棘生故以興焉墓門墓道之門也有荆棘則當以斧斤開析之佗才不善宜得賢師良傅以道義輔正之今夫也不良衆皆知之而不去之自昔誰如是乎比追咎自佗

幼小不擇師傅致成其惡誰昔然矣猶云從來誰如是乎前章言有棘言佗之不善後章言有梅深咎輔道之使然梅美木雖美木生墓門荊棘荒蕪之處則惡鳥萃矣雖有良心善性與不善人處則惡歸矣夫也不良詩人作詩以告責之告責之而不我顧必待顛沛當思我言

防有鵲巢

起土為防襲以為疆埸之限上植以木於是鵲往巢焉

有叢林之蔽翳則鵲巢之與人心有蔽昏則讒誣者至邛丘也謂丘原廣平之處則有苕生之美草與人心高明平夷則來善言侜謂譸張迂迴誣罔人者必迂曲以致其惡予美心所賢者憂讒誣賢善也中唐窊下之地瓦礫所聚也興處汙則不善者從焉鷊文草也旨言美也惕惕懼也

匪風 檜

亂極思治人情所然風者天之動以興上政車者人所

為以興民俗天氣順則風時上德脩則政舉法制備則車成政教衰則民僻故以興上下焉匪風不和之風匪車無法之車發迅烈偈軒輕不定顧瞻盼戀思而傷怛也飄回旋嘌輕搖弔傷憫魚美好之物人所欲興善政人所思誰能亨魚以食人人將喜而助之誰能歸從周之道人將樂而與之懷相要結也好音和聲喜樂相從也

蜉蝣曹

蜉蝣朝生而暮死以興國將亡不能久也蜉蝣之羽羽翅稍猶曹君之奢靡衣裳楚楚然鮮美胡能久乎故憂其安所歸處也翼翅也采采華飾息止息掘閱升騰游翔之狀如雪潔白說稅也經文說駕皆用說字憩也亦有悅義故通用

候人

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則所用多小人其進者非一也獨取候人而言者蓋時用者其微有自候人而升

者故取其甚者而言耳彼候人者使荷戈役以守疆埸乃其宜也如彼之人乃使服大夫之服又至於三百之多所以刺也三百言其多爾如三百廛三百囷曹國之小豈容有三百之多左傳乘軒者三百人蓋因此詩也鵜乃在梁不濡而食興無功受祿不稱其服章之美待遇之禮遂稱也卒章興小人之無所取薈蔚草木之盛鬱茂之狀朝隮乎南山者以草木之盛有所取也饑渴乎季女者謂其有婉孌之容也今

小人無德義可取何為而近乎

下泉

泉之潤物猶政令膏澤之及人泉寒冽則不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苞叢生之茂者乃反害之是皆不得其所也稂蕭蓍皆下澤所生愾然既寤而歎念周道之衰也所謂思明王之詩也其卒也又傷無賢伯以糾率之故致如是芃芃然盛之黍苗蓋陰雨膏澤使然四方諸侯能勤王事由郇伯勞免之

故也豳伯古方伯之有功者

豳七月

周公為此詩欲成王知先公先王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趨時稼穡之艱難如此大火流下歲過中而行暮矣當有卒歲之具禦冬之備故以七月流火為首章也一一陽之月也一之日猶云冬之日夏之日也同我婦子我婦子同來致餉也盡室從事耕作農官至而喜之也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

同歸再云春日遲遲（上巳云春日載陽）此道人情之感時也女心之感不由（缺一字）而由遲遲故重言之蘩之用云生蠶正義云今亦用之應是也祈祈衆多（祈祈如雲）女勤力蠶事勞且傷悲也蓋所以為衣裳之備庶幾得如富貴之子及時而行也　八月萑葦亦蠶備也蠶月條桑當蠶長之月也計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也言蠶長之月當枝落桑則用斧斨亦預備其器具也伐遠揚以猗女桑皆用斨斧我朱孔陽言染為玄

黄之色我特致功於朱使鮮明蓋所以供公上為公子之衣裳故也為公子裘獻豜於公皆此義也民之知義如此則美俗成矣　其同謂會聚共事也纘繼續之義謂修肄也後我稼既同謂收聚也斯螽莎雞蟋蟀説者雖為三物然考詩意恐是一物隨時異名耳動股始躍振羽翅成穹室東山中已解　嗟我婦子嘆其勤勞歳事既終又復為改歳之事歳暮入居室也自六月食鬱及薁已下果蔬棗酒皆為養老之具七

月食瓜已下皆為壯者之食故云食我農夫　諸種皆入農事畢矣故嘆我農夫之勤勞又復執宮功也上入遷入都邑之居也乘屋葢治也綯所用葢屋鑿冰必在歲末而藏之須待春至故云三之日納於凌陰藏冰所以備暑而開冰必以仲春所以順時氣也其蚤用之於獻羔祭韭時夏頒冰是其後用時也朋酒斯饗歲功既畢朋聚以饗其樂殺羔羊謂盛禮公堂公為衆人會集之所鄉校是也稱兕觥祝觴之辭

民相與為樂祝以壽考也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序之遷人事當及時耳所言或與月令異者月令多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

鴟鴞

管蔡流言及叛是亂也成王幼而未知周公之志公為此詩告以王業艱難不忍其毀壞之意以悟王心此周公出征救亂之心作詩之志也此詩章句不完莫可究其全體據所存而言之可也鴟鴞惡鳥呼而謂

之爾既取我子矣無更毀壞我室鴟鴞喻為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管蔡骨肉而與之為亂是既取我子矣毋更毀壞我王室也恩斯謂情愛勤斯謂篤厚以骨肉情愛之心篤厚之意養鬻（鬻育字通用）子之道可憫惻也今乃取之其毒甚矣此皆謂鴟鴞之言不知謂之者主何物也迨天之未陰雨而下言自為安固閑防之道深至如此而尚或侮之興禽出而謂曰汝下民義不安拮据持捋貌捋荼拔折貌疑其義然蓄租

積取也卒瘏致病也所以如是勞苦以未有室家也興成王業之艱予羽尾殘敝然後成室翹翹然高壯貌既其成就之勞如此故為風雨漂搖則其聲憂懼此周公之詩所以辭哀而意切也

東山

完言其完師而歸無死亡之患也思謂念其勤勞思其廬室荒廢也東山所征之地淮夷也滔滔紛紛不窮之狀言其久也陰雨則行役尤苦濛濛之時覊旅愁

慘我在東而念歸則西悲謂懷西而悲也制彼裳衣治歸裝也士事也孔悝鼎銘曰作率慶士枚歷也枚卜之枚勿事行枚言當歸也蠋卷在葉中居如士卒之獨處自保其身敦然獨宿於車下也烝上比也猶云升也蠋在葉中故云烝在桑野其在外之久往來之勞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丁夫于役田事廢室廬遂荒果臝已下是也在彼思念其如此町畽廬傍畦壠為麋鹿之場也不可以荒毀為畏當以為懷也此言與勿士行

枚皆人情之正當然有自勉之意垤丘垤也有隂雨之候則婦思念其勞而悲嘆又計其行之久念其將至我征聿至謂我之行者其遂至也穹窒鼠穴穹空也窒所塞土也念其將至而灑拚甫問切復恨其留繫之久見其思望之情切也有敦圓成之狀瓜苦瓜之苦者延蔓衆薪之上栗薪堅木以其苦人所不取常在其所施於堅木言繫之固以比君子于役久留滯不還言如苦瓜而繫堅木也自我不見今三年矣四

章言歸而及時成婚姻之禮人情之所樂也倉庚之羽鮮明婚姻之時也嫁女之歸其馬皇駁有文彩也親結其縭女之親結之九十其儀儀之多也其歸而成新昏且甚嘉其舊昏相見之歡當如何也

破斧

是詩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周公也而云惡四國四國為亂何足云惡也斧也斨也以及錡銶皆人之所用建國封親制典禮立政刑皆為天下之用猶人之

有器用也故以斧為興言既破毀我斧又將缺我斨矣斨方孔而大者商奄始率管蔡為流言遂以叛將益動天下以傷壞王業惡日以滋當速誅也周公所以東征四國是皇也皇釋言匡正也周公之心勤勞王家如是可哀也其德亦甚大矣將大也我人猶云我公也云斯人可哀迫切之辭錡斧屬言益將有害訛與吪同動也或寢或吪振動於四國為是四國之亂振動恐其益亂天下嘉善也銶不知何物要之器之大於錡者適

逕急也加切於訛休美也哀周公之忠勤謂之甚美所以刺朝廷之不知也豳詩七月陳王業鴟鴞遺王東山言東征破斧伐柯九罭皆刺朝廷之不知周公於刺也復有淺深之異觀詩可見狼跋美不失其聖

伐柯

破斧言周公之忠勤憂四國之亂天下征之之急如此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之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斧也柯也二物合而後

成用故以興君臣夫婦之合伐柯匪斧則不能娶妻匪媒則不成言各有其道今欲周公之歸亦必有其道也二章言其道伐柯其取則不遠所執而伐者乃柯也以之為則則是矣今欲反周公取則於周公可也周公者動必以禮者也亦當以禮致之則周公可得而覯見也故云我欲覯見之子惟以禮乃可籩豆禮器所以行禮語云俎豆之事籩豆有踐謂禮儀是用也

九罭

周公為詩遺王王未知周公之志故公居東未反士大夫始刺朝廷不知反周公之道伐柯是也既又思之切刺之深責在朝廷之人不速還公也九罭緵之固密者也鱒魴魚之美者詩云必河之魴九罭之緵則得鱒魴之魚用隆厚之禮則得聖賢我欲覯之子當用上公之禮服往逆之二章言公之不得其所也鴻飛戾天者也今乃遵渚言不得其所公既征而歸則未得其所蓋

朝廷未以師保重禮往逆也使公不得所於外於汝信安處也矣深責在朝廷之人也宿安息也不復謂未還舊職四章祈反周公誠切之意是以猶所以朝廷所以有衮衣之章用尊禮聖賢無以用也無以是服逆我公歸來無使士民之心悲思望公也

狼跋

周公攝政居危疑之地雖成王不知四國流言終不能損其聖德者以其忠誠在於王家無貪欲之私心也

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檻於機穽羅縶前跋後疐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夫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以謙退自處不有其尊不矜其德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也碩大也謂崇大之位膚美也謂盛美之德孫者避而不居也其謙遜不以崇高聖智自處所以天下稱聖處危而安也几几安義几之立名取其義也此大舜所謂汝惟

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也使周公有貪欲崇高得名之心其能得天下之與如是乎唯其處己也夔夔然有恭畏之心存誠也蕩蕩焉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德音所以不瑕也先儒以狼跋疐不失其猛興周公不失其聖不失其猛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古之詩人比興以類也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興聖人乎且上二句言跋言疐實有几几不瑕之義但此詩體

與他詩不類故不通耳此詩在六義比

程氏經說卷三